到了2006年。  
  
理论上，我本科毕业了。  
  
跟我同级的，要么参加工作了，要么考了公务员。  
  
而我呢？  
  
沉湎于自己的世界。  
  
到此时，父母也没搞懂我到底在捣鼓什么？  
  
久而久之。  
  
他们貌似有些心灰意冷。  
  
开始两手准备。  
  
一是，任我折腾。  
  
二是，着手盖房。  
  
不是买过房子了吗？  
  
是的，但是，倘若我在城里找不到媳妇，最终不是还要回农村吗？  
  
回农村娶媳妇，还是需要大瓦房的。  
  
我爹跟我商量大瓦房的事，潜台词是试探我有没有钱，他表达了自己的困状，两个姐姐结婚买房，他出了部分钱，我的房子他又给付了首付，现在需要盖大瓦房，你自己不表示表示？  
  
我问，大约需要多少钱？  
  
他说，七八万块钱。  
  
我说，我给你。  
  
我还是怕他们多想，分批给的。  
  
第一次给了2万。  
  
第二次给了6万。  
  
通过邮局汇款的，因为这个事，邮局又成了小喇叭，说老董他儿不知道在外面发什么财，一个月的时间，给家里汇了8万块钱。  
  
我爹一说盖房，对我打击也非常大。  
  
原本，有些春风得意。  
  
突然，很是失落。  
  
觉得，自己一事无成，就是个社会混混而已。  
  
平时，我依然踢球，只是不能踢校队了，而是踢社会队了，跟我一起搭档后卫的大叔是港务局的，还当点芝麻官，他就喊我加入港务局队，平时踢踢业余联赛。  
  
我们一共是三个后卫。  
  
除了我和大叔外，还有一个麻杆。  
  
麻杆是刚毕业的大学生，有一定的足球功底，大概率是踢前卫或前锋出身，为什么被逼到后卫的位置了？因为前锋与前卫都是老资格，他轮不上。  
  
踢后卫，他就是个漏勺。  
  
很卖力。  
  
但是，效果很差。  
  
那，我肯定要给他上课，告诉他，后卫该怎么踢？  
  
两点：  
  
第一、不轻易出脚，如幽灵一般挡在前锋的进攻位。  
  
第二、要狠，有多狠呢？当两个人对脚时，你抱着断腿的心，他一定会选择收脚。  
  
聚了次餐，才知道，麻杆跟我是沂水老乡。  
  
他是外国语学院毕业的。  
  
也来自大学城。  
  
我问，大学时，你踢过校队没？  
  
他说，没。  
  
我说，怪不得，我没见过你，我是曲师校队的。  
  
意思是我是校队水平！  
  
加了QQ。  
  
没多久，我发现他在我QQ空间有痕迹，说明关注我了，我的QQ空间类似今天的朋友圈，很具有侵蚀力，你看我的朋友圈，每天发早安、晚安、跳绳、定投、健身、打球、文章……是风雨无阻！  
  
无论哪项摸出来，都是不可思议的记录。  
  
早安，晚安也是？  
  
是的，我发的早安，是早上上班的意思，你见过谁，每天早上六点多去上班？晚上九点多下班？  
  
是每天！  
  
麻杆要请我吃饭。  
  
竟然，要给我说媒。  
  
谁？  
  
他三姐。  
  
曲师英语系的，本部校区的，比我高两级，81年属鸡的，当时在中国海洋大学读研究生。  
  
我一听，很是开心。  
  
一方面，我们是老乡。  
  
一方面，总比我爹在农村给我找个强吧？  
  
他三姐叫李小清，麻杆叫李小伟。  
  
我问，你三姐有男朋友没？  
  
他说，没，所以让我给物色个。  
  
于是，我加了李小清的QQ，她的QQ名是个英文单词，翻译过来是新鲜的，我当时会读会写，今天会读不会写了。  
  
聊了几天，觉得不错，那我去青岛见见吧。  
  
一见面。  
  
就是个农村土妞，太土了。  
  
干瘦。  
  
我都怀疑没有80斤。  
  
说是我老乡，我真信了，不打扮，我们在老家接受的是什么教育？  
  
化妆是贬义词！  
  
一直到今天，你去县城看看，老师没有化妆的。  
  
见了以后，我心想，我父母肯定能看中，一眼就觉得是个过日子的人，对吃不讲究，对穿不讲究，不讲究到什么程度？  
  
后来，我们正常交往时，她说没衣服穿了，我带她去逛街，她说买李宁就行，进了李宁专卖店，她说自己也不懂，让售货员帮她选，我跟售货员说，从头到脚给买两身，顺便买个包一起装着。  
  
就这么两身衣服，来回倒着穿。  
  
我真把她带回了老家。  
  
父母，很满意。  
  
只是我爹提出了疑义，人家是研究生，能看中你吗？  
  
我说，只有我不要她的份。  
  
我爹表示怀疑。  
  
我还是改变了她很多的，例如第一次吃肯德基，第一次影院，第一次去唱歌，第一次喝酒，第一次坐飞机……  
  
睡觉没？  
  
我们从认识到睡在一起，没多久。  
  
但是，从来没有过，因为她属于对疼痛超级敏感的人，还跟我商量，说结婚那天，你就找个锄头把我砸晕，然后你弄就行了。  
  
我也很尊重她。  
  
所以，从来没有过。  
  
俩字对她概括最准确：务实。  
  
我现在回忆起来，我都觉得她身上没有一点女性魅力，连澡都不怎么洗，就是个书呆子，她不是个例，整个曲师大部分女生多是如此。  
  
尤其是农村来的。  
  
因为她，我搬到了青岛。  
  
若是说，我对她影响最深的一个点，就是让她相信了互联网奇迹，还有，相信了人生有另外一种可能，例如你辛苦上一辈子班，可能发200万的工资，但是有没有可能你在短短几年内就实现了这个财富积累呢？  
  
她跟着我，接触的全是互联网从业人员。  
  
她问我对她有什么期望？  
  
我说，这样，你呢，继续读博士，然后争取在青岛当个大学老师。  
  
可能，这是我内心深处的理想吧？  
  
虽然，同在一座城市，但是，我们很少联系，她上学很忙，我呢，整天吊儿郎当的，此时我在青岛读者阵营也是很强大的。  
  
整天，吃喝玩乐。  
  
洗脚时，我认识了一个姑娘，不到20岁，高中刚毕业，叫依依，长的非常漂亮，跟明星似的，有时我刷抖音就会想起她，心想，生不逢时也是一种悲哀，那姑娘若是晚出生15年，绝对会成为一个抖音网红的，她天分太好了。  
  
孪生姐妹，有个妹妹，也在这里洗脚。  
  
她们俩是诸城的。  
  
家庭情况比较特殊，父母70多岁了，由此可以推测，妈妈是50多岁生的她们。  
  
一来二去，我跟依依就非常熟悉了。  
  
她洗脚的地方离我住的地方不到200米，偶尔她会去找我，很爱干净的一个姑娘，到处都给收拾的干干净净的。  
  
我总觉得，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，就这么干了洗脚妹，太可惜了。  
  
但是，咱也改变不了她的命运。  
  
她能干啥呢？  
  
那时还不流行翘臀健身教练，否则去当个健身教练是个不错的选择，女教练为什么很少能待住的？因为，用不了多久，就被学员娶走了。  
  
娶健身教练，还是比较正能量的。  
  
娶洗脚妹？那需要勇气。  
  
她跟我，也是愿意的，但是，她说有个问题，她最终肯定是要回老家嫁人的，若是不是处女，没法交代，她的意思是，除了那个，都行。  
  
年代久远，我也记不得发生过什么。  
  
只记得，她有狐臭。  
  
我很心疼她，就想，能否改变一下她的命运呢？  
  
我想了想，把她介绍给了付吉利，就是我那个学日语的学弟，给海华做网站内容更新的那个，他很木讷，又是沂水老乡，娶这么一个漂亮媳妇，不是很好吗？  
  
付吉利，一眼就看中了。  
  
太美了。  
  
我跟付吉利说，唯一不是很好的地方，就是她是洗脚的。  
  
付吉利说不介意，职业无高低贵贱之分。  
  
结局很意外。  
  
依依说自己实在喜欢不上来这么一个男人……  
  
分了！  
  
我心想，他至少是个本科生，你回诸城老家，上哪找本科生？依依可能不在意这些，更在意感觉？  
  
分手后，依然是处女。  
  
有次，她带妹妹找我，说有客人要带妹妹去北京，做保险，问我行不行？  
  
我说，这个要听妹妹的。  
  
妹妹是想去，但是妹妹要听姐姐的，姐姐的意思是听我的。  
  
我说，北京，我也没去过，你们姐妹商量着来。  
  
过了一段时间，在QQ上跟我说，妹妹去北京了，我知道她为什么同意妹妹去北京，因为我们这些农村屌丝有个共同的认知，觉得去了北京就是北京人了，不会回来了，我是2008年才第一次去的上海，一下飞机，我很是失望，因为我发现，上海竟然也有普通人！  
  
妹妹的后续，我没有再跟踪。  
  
继续说依依。  
  
依依跟河南大姐走的很近，河南大姐是79年的，算是她们里面年龄最大的，在老家有两个娃，又跟本店一位男技师成了男女朋友，那个男技师是85年的，未婚，河南大姐每次还录音，放给依依她们听……  
  
到这里，我跟她们就没什么联系了。  
  
因为，我搬家了。  
  
离的远了。  
  
只是，在一年后我遇到了付吉利，付吉利跟我说，依依当鸡了，河南大姐自立门户开了一个小店，搞特色服务，把依依挖去了。  
  
依依这个姑娘太可惜了，也算有文化，至少读过高中，也有底线，只是没有坚守住，有时我在想，她妹妹大概率也被带到北京当鸡了。  
  
未必去了北京。  
  
说到这些时，付吉利还哭了。  
  
嚎啕大哭！  
  
继续李小清，有天我突然发现李小清笔记本电脑上登录着百度推广的后台，我看了看，发现她在推广论文代写的关键词。  
  
我看了一下广告费消耗。  
  
很是惊人，半年时间，十多万。  
  
她这是在干什么？  
  
我问她，她也如实回答了，帮人翻译论文，最初只是帮同学、老师翻译，结果发现有类似需求的人很多，就开始发帖推广，认识我以后觉得可以付费推广，就这么慢慢做成了一个产业。  
  
我问，你手下有多少人？  
  
她说，五个。  
  
我说，别干了，这是违法的。  
  
她说，你没写过论文可能不知道，大家都是这样写的。  
  
我问，你们是只翻译还是？  
  
她说，理论上，什么都可以，包写，包过。  
  
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，你这女人藏的这么深？我坚决反对，她表示做完这个学期就不做了，我只好退让，另外，那正好是我生日前后，她给我准备了一个6666的红包，我又放过了她。  
  
这个事以后。  
  
我突然联系不上她了。  
  
我去学校，学校老师说联系不上她，我联系小舅子麻杆，麻杆也说联系不上，我以为是被抓起来了，但是我看她的广告依然在继续投放，我加了客服QQ，客服一听我找她？接着把我删除了。  
  
整个人，人间蒸发了！  
  
我再次联系上她的时候，我孩子都会跑了。  
  
她嫁给了老美。  
  
我心想，你不是怕疼吗？为什么又选了一个加大号的？  
  
她联系我是想合作推广亚马逊，说在那边当中文老师，收入一般，想赚点外快，让我推广亚马逊上的东西，看中了什么，她来代购。  
  
貌似是这些。  
  
咱先不谈这些，我先问问你，你当年怎么了？  
  
她说，我不想读博了，但是一想到，你希望我读博当个大学老师，我觉得我做不到，就选择了逃避。  
  
我说，那你可以告诉我。  
  
她说，我不敢，怕你失望。  
  
我内心已经不敢相信她的话了，我总觉得她憨厚、朴实的外表下，有一颗你永远无法揣摩的心。  
  
2012年，我带队去珠峰大本营。  
  
她报名了。  
  
我拒绝了她。  
  
两年前，她又联系我，问我熟悉不熟悉县城的医生，她大姐家的三胎，怀疑急性脑膜炎，找我帮忙。  
  
我觉得这不是别的事。  
  
帮着问了问。  
  
李小清因为这个事很感激，跟我聊了很多，我有个疑惑需要解答，当年你硕士毕业时，有多少钱？  
  
她说，60多万吧。  
  
我问，都是代写论文赚的？  
  
她说，差不多。  
  
我把她弄丢了，我爹又觉得自己料事如神：我就说嘛，人家不会看中你的，人家是研究生，你是高中生，不是一个级别的。  
  
家里的房子，盖起来了。  
  
又装修了。  
  
我娘开始给我张罗婚事了……  
  
李小清对我打击太大了，因为在交往过程中，她是那么的卑微，她面对我就如同我当初面对海华，完全是跪舔模式。  
  
就这样的舔狗，竟然跑了！  
  
我娘就问我，你能领来不？领不来，我就找人给你介绍了。  
  
我说，我领不来了。  
  
我甚至有过一个念头，一闪而过，若是依依没有去做鸡，我都想把她领回来。  
  
当时，我接触的女人并不少，但是多是30岁以上的，真正同龄的，基本接受不了我没有工作这个现实，我真的领不回来了。  
  
我家，在镇上也算是大户人家。  
  
我爷爷德高望重。  
  
我爹也是。  
  
所以，娶个媳妇，并不难。  
  
直接快进。  
  
给我娶的这个媳妇是镇上曹医生家的闺女，在镇邮局上班，临时的，86年的，比我小三岁，我是这么想的，我是给我爹我娘娶的媳妇。  
  
小曹是个大姑娘，她还按照老传统见红拿给婆婆看。  
  
家里搞了很隆重的婚礼，在镇上最豪华的酒店举行的。  
  
在网上，我没告诉任何人。  
  
小曹就是我爹我娘给我做的止损，他们觉得我还年轻，还能娶个不错的媳妇，若是30岁以后再考虑呢？至少娶不到像样的了。  
  
我跟小曹能有什么共同语言？  
  
她读完初中读了两年技校，啥都不懂，就知道干活，她娘跟她说，要把男人伺候好，她努力比我早起床，去冲鸡蛋给我喝，这是本地男人在家里有地位的象征。  
  
我对这些，无感。  
  
农村娘们有个好处，不希望男人在家，男人在家说明没本事。  
  
于是，我顺利回了青岛。  
  
她平时依然去上班，我爹帮着拉存款，后来很多村民怎么存钱取钱？都是直接到我家，我爹帮着存，我爹帮着取。  
  
不上班的日子，她跟着我爹我娘下地干活。  
  
我每个月给她汇5千块钱，专门通过邮局汇，增加她的幸福指数……  
  
再次快进。  
  
生了个闺女。  
  
生娃我都没回去，她家可能寒了心，意思是这男人压根不关注你的死活，还是离了吧？  
  
离婚是我提出的。  
  
她家也同意，双方都算体面人，我爹我娘专门去曹家道歉了，曹医生的意思是孩子的事，不影响两家感情。  
  
真是，离婚后，我对他们家更好了。  
  
曹医生就这么一个闺女，没儿。  
  
乃至？  
  
离婚多年后，他家大事小事都指望我，包括小曹再婚，我给买了辆车，嫁五莲去了，水库旁边，一个村支书。  
  
真的比过去还好了。  
  
包括跟小曹也是，离婚前，在一起没啥感觉，我又婚后，她找我，也会调情了，问我，我跟你媳妇谁奶大？谁叫的好听？  
  
她说，偷情的感觉真好。  
  
我一直都觉得，小曹不是老曹的闺女，而是我的，她什么事都让我给决策，前两年还跑去做微商了，扔了十几万进去，再婚后这个男人搞农业投资，弄大棚之类的，两口子来找我借钱，我陆陆续续也给补贴进去了二十多万，打水漂了。  
  
现在？  
  
他们俩共同生的小儿子应该读小学了吧？  
  
后来，我问我爹，为什么坚持给我娶那么个媳妇？  
  
我爹说，你命里就是二婚。  
  
这不是害了人家吗？  
  
闺女跟了她，现在读初中了，他们家跟我们家现在没法比，闺女偶尔回来一次，她不敢到我们家，而是去爷爷奶奶家，我爹跟我住一个小区，我爹专门给孙女弄了个房间，闺女每次都不想走，觉得城里太好了，我曾经商量过把闺女弄过来，让跟着我们生活，我现在的媳妇也同意。  
  
小曹不同意。  
  
我爹说，小曹永远不会把闺女给你的，给了你，你就再也不会管他们了。  
  
现在，偶尔有人跟我爹说，你儿子行，那么多女粉丝。  
  
我爹说，听他吹牛B，娶的媳妇，没有一个念完初中的。  
  
我很佩服小曹现在的老公，比我大几岁，喊我董哥，动不动打电话约我去水库钓鱼，我不会钓鱼，喊的次数多了，我就去一次，他把家里唯一的老鹅给杀了，说我是他们的家的恩人。  
  
这里面故事很多，小曹老公跟前妻有个孩子，这个孩子间歇性癫痫，附近唯一的三甲医院在我们县，孩子就寄存在我们这边给治疗，我爹我娘给照顾着，喊我爹爷爷奶奶，小曹老公试探性的问过我：董哥，这孩子你要是喜欢？你就要着吧。  
  
这孩子，还真喊我爸爸，只是，我实在喜欢不过来。  
  
另外，我见过一次发病。  
  
太瘆人了。  
  
去年，全家举手表决，我哥给送走了，送到了孩子的爷爷奶奶家，送后走，我娘还哭了好几天。  
  
现在这个娃什么情况？  
  
若是长期服药，没问题，若是不管不问？还会再犯，可能又送回来了。  
  
我家闺女学习怎么样？  
  
我爹说，随她二姑，成绩很好，都能跳级了。  
  
我二姐19岁大学毕业。  
  
闺女马上读高中了，具体读初几，我也不知道，我自己的儿子读几年级了我都弄不清，我对娃很少用心。  
  
我跟小曹新婚不久，我在青岛又遇到了个姑娘。  
  
小马。  
  
我是先认识的老马。  
  
青岛人喜欢爬山，爬崂山，我加入队伍不久后，就觉得普通组不适合我，因为我体能太好了，我开始加入精英组。  
  
我认识了老马。  
  
老马是做空调的，杂牌。  
  
资深的崂山爬家，72峰全打过卡，他50多岁了，感觉体能比我还好。  
  
别人是一周一爬。  
  
他是一周两爬。  
  
我时间比较自由，就跟着他一周两爬，而且我是农村娃，对这些城里人有着天生的尊敬，我会帮他背装备。  
  
偶尔，会喊我去家里吃饭。  
  
就这样，我认识了他唯一的女儿，小马。  
  
老马与小马都属于思维前卫型，老马50岁时就立下了医嘱，骨灰洒崂山，不需要上坟，不需要悼念，孩子你们生活你们自己的，我们死了就不要占据你们的生活空间了。  
  
小马也是户外达人，但是她玩的比较杂，还去西藏之类的。  
  
个头不高，也就是163左右。  
  
在青岛姑娘里，这就属于矮个。  
  
很瘦。  
  
她还是个文艺青年，混青岛新闻网的“游山玩水”版块，我到青岛后不久，就开始进军青岛新闻网论坛了，咱是职业写手，自然很快就会风生水起。  
  
论坛年会时，我还作为论坛大V上台分享了。  
  
写日记时，我经常写一句话，最容易产生势差的地方是台上与台下，特别是微商时代，台上的人哪怕讲的是一滩狗屎，对于台下的少妇们而言，他也拿到了通往她们房间的房卡。  
  
真的？  
  
真的！  
  
我在台上，小马在台下。  
  
小马很是惊讶，原来，你有这么多故事？  
  
一般，一般。  
  
那时，我不是一般的写手，我是出过书的，还上过畅销榜，不是闹着玩的，是真有两把刷子，只是娶不到高中以上学历的媳妇而已，别的，都很牛。  
  
小马他们户外群组织去西安，问我去过没？  
  
我说，我没去过西安。  
  
一起吧。  
  
坐绿皮火车，咣当咣当。  
  
打了一路斗地主。  
  
我跟一个老头一个房间，老头还带着孙子，孙子很闹，小马自己一个房间，她补交的单房差。  
  
我们住的这个酒店很奇葩，一般酒店推销小姐是打电话，人家不，直接敲门，你开个缝就能钻进来。  
  
小马可能听到敲门声，害怕。  
  
打电话给我。  
  
我就去了。  
  
她穿着睡衣，关着灯……  
  
我还是觉得有些不合适，毕竟你爸跟我是山友，我以后怎么面对？  
  
她总是喊疼，不是装的。  
  
我印象最深的是回青岛，我们没有坐火车，而是卧铺巴士，从进了山东开始，她貌似觉得回青岛就不能再联系了，亲亲停停再亲亲，就那么亲了半晚上。  
  
真佩服。  
  
回青岛就没什么联系了。  
  
我什么时候才觉得自己根本不懂女人？  
  
是两三年后，我看她QQ空间更新了一组照片，给孩子过生日的，那孩子至少七八岁了，说明，她早就生过娃了，而我却看不出来，关键是人家还是顺产的。  
  
我太笨了。  
  
主要是她太瘦了，跟我想象的生过娃的女人不同。  
  
后来，我看她越玩越疯狂，买吉姆尼去沙漠，那时我还对沙漠没概念，还去新疆徒步，去非洲大草原搞摄影。  
  
出了本书。  
  
我弱弱的问了问：有没有写我？  
  
她说，写了。  
  
里面称呼我为：我的男孩。  
  
这里面我做了一件很对不起她的事，是觉得很不合适的事，当时在西安每人预收600元，我替她付的，回青岛下卧铺车的时候，她数给了我，我收下了，她数钱好专业，大概率在银行工作过。  
  
2013年，我在成都偶遇了她，她是从西藏回来，我是准备进藏，她说老公不支持她搞这些，所以会时刻关注她的行踪，包括有小姐妹也会跟她老公汇报行踪，我们在路边站了十多分钟，拥抱了一下，分开了。  
  
我问过她一个问题，这么多年，你偶遇过多少驴友？  
  
她说，说了你肯定不信，只有那个我的男孩。  
  
小马现在还活跃吗？  
  
我看，依然活跃，微博时代很活跃，抖音时代也活跃，现在主要是滑雪与潜水，有自己的小圈子，不过跟我，已经基本断了联系，只是因为通讯录匹配，我刷抖音总能刷到她。  
  
老马呢？  
  
从发生了这个事，我很久都没跟着老马爬山。  
  
一直到有一天，他把JEEP2500卖了，买了辆路虎神行者2，想带我去崂山山涧里野炊，打电话给我，我们再次接上头了，我从他的言谈举止可以判断出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  
  
又，涛声依旧了！